聖學宗傳

聖學宗傳卷之十五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參閱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鄒守益

鄒守益字謙之號東郭江西安福人王文成公弟子少文成十九歲九歲從父南大理宦邸羅整菴欽順見而奇之棘寺賓案相慶署中有顏子云正德丁卯中鄉試辛未會試第一 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脩踰年引疾歸一日讀

大學中庸訝曰子思受學曾子者大學先格致中庸首揭慎獨何也積疑不釋已卯就質文成於虔臺文成曰獨即所謂良知也慎獨者所以致其良知也戒謹恐懼所以慎其獨也大學中庸之旨一也東郭豁然悟遂肅贄師事焉逾月再如虔臺未幾宸濠反東郭聞變率昆季群從趨吉安從義起兵文成喜曰君臣師友義在此舉矣嘉靖壬午 世宗登極録舊臣逾年東郭甲申如越謁文成叅訂月餘既別文成悵望不

已門人問曰先生何念謙之之深也文成曰今子云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若無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入京復職與　經筵會大禮議起東郭偕同官上疏不報甲申復疏　上怒下詔獄謫廣德州判官取道於越省文成而後履任東郭未歷吏事而蒞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摘伏人稱神明而猶常自訟曰如保赤子未能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艮暨諸賢講學與禮風動隣郡寧徽池太間志學

風至今冠江左東郭啟之也丁亥陞南主客郎中踰年文成卒於師東郭服心喪在部日與湛甘泉呂涇野聚講辛卯請告趨會稽哭文成存撫其孤聚同門講學於天眞書院戊戌起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巳亥奉　旨簡宮僚　召入爲司經洗馬充　經筵講官應　詔上薛文清瑄從祀議時與徐文貞階羅文恭洪先唐荊川順之相資切士類興起甚衆居頃之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盖當事者忌而遠之也尋

改南監祭酒東郭遵成憲申章矩立號冊俾人相友淑慝相規勸歌詩習禮六館士相慶得師居無何　九廟災大臣該自陳東郭疏中寓交儆意議者因中傷之竟解官歸壬戌東郭年七十有二九月寢疾召家人訓飭之諸子扶坐正衣冠而卒謚文莊　先生語云人心之靈萬古如一日試舉目之分黑白鼻之別香臭口之辨甘苦今之人其有異於三代乎以三代準唐虞唐虞其有異於今乎是是非非若黑白甘苦

謂心不能知是非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愛長而知敬入井而知惻隱嘑蹴而知羞惡豈必待詔告而後能哉心之靈明是是非非若黑白甘苦燦然不爽自慊自欺由己而由人乎哉

夫良知之教乃從天命之性指其精明靈覺而言書謂之明命易謂之明德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無往而非良知之運用故戒愼恐懼以致中和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而擴充四端則可以保四海如運諸掌今乃疑吾心之良知爲未

足則多學而識其將愈於一以貫之乎良知
明也譬諸鏡然廓然清明萬象畢照初無不足
之患所患者未能明耳好問好察以用中也誦
詩讀書以尚友也前言往行以蓄德也皆磨鏡
以求明之功也及其明也只是原初明也非合
天下古今之明而增益之也世之沒溺於聞見
勤苦於記誦正坐以良知爲不足而求諸外以
增益之故比擬愈密揣摩愈巧而本體障蔽愈
甚終亦不能照而已矣博文格物即戒懼擴充

一箇工夫非有二也果以爲有二者則子思開卷之首得無舍其門而驟語其堂乎　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之戒懼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其名言雖異其工夫則一今若以覺與平等爲簡易而以戒懼爲涉於起意非特誤認戒懼抑誤認覺與平等矣自堯舜以來曰兢兢曰業業曰克勤克儉曰不遑不暇曰亦臨亦保曰忘食忘憂曰不遷不貳皆是學也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昭昭靈靈瞞昧不

得而無形無聲不可覩聞學者於此無從體認往往以强索懸悟自增障蔽此學不受世態點汚不賴傳聞見拓不須億中測度不可意氣承擔不在枝節點檢亦不藉著述繼往開來凡有倚著便涉聲臭於洗心與神明伍處尚隔幾層

吾輩通患只是未有大志故程門之教言學以道爲志言人以聖爲志而纔說第二等者便以爲自棄彼其所謂第二等者豈遂沒溺於卑汚乎或傳通今古爲文章或尚信原慤不爲不

義而學不聞道則與聖人作用無毫髮相似
始學工夫與聖人原無二項然亦自有生熟難
易向在南都人疑聖人之功異於始學者僕答
之曰王逸少所寫上大人與初填珠模者一點
一直不能一毫加損問者爲之大笑然遂謂填
珠模者與逸少便是一律亦似未瑩　世俗通
病只認得箇有才能有勳業有著述的聖人不
認得箇無技能無勳業無著述的聖人江門之
詩曰却憐被字留雙鍵早爲人間了六經六經

之了繼往開來而反憐之何也程門謂唐虞事
業自堯舜視之不過一點浮雲過太虛假使堯
不遇四岳之薦終於耕稼陶漁以老焉其將不
得爲天地萬物一體乎太宰以多能爲聖而子
貢言又以兼之夫子猶恐其起學者之病旣學
做聖人又須學做多能故喫緊以療之曰君子
多乎哉不多也今之學士大夫果能信其不多
而無疑乎果能視唐虞事業如浮雲乎果能以
夜半了六經爲憐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有所意必有所係累不論忿懥好樂皆非天德不論畏敬賤惡皆非王道故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聖學之絕也久矣而誰與一之大學中庸天下童而習之也謂扞去外物而後可入道則有物有則者絕矣謂即物以窮理則萬物備於我者絕矣謂先知而後行則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者絕矣謂靜存而動察則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者絕矣　聖門之學以求仁為功而及門之士猶求之於外幷有人

而從之則求諸形迹矣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淸則求諸事爲矣博施而能濟衆則求諸成功文章矣獨如愚之類見稱爲好學而更考其功專求之於內克己復禮毅然請事退省其私亦足以發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曰不遷怒不貳過此其學之彰明顯著者也先師良知之教正欲學者用力於心術之微　默而識之是不厭不倦宗旨中庸一書正是發明默字脉絡默之一字聖人只在天何言哉數句見

之子思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正是默識工夫不覩不聞非無覩無聞也即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莫見莫顯即體物而不遺故曰微之顯微字從唐虞相傳道心惟微來末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正發此默識極則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穆是天之默處曰穆穆文王穆穆是文王默處學而不厭者以此爲學誨人不倦者以此爲誨非別有所學有所誨也　夫時有動靜學無動靜者涉疲精竭鶩波瀾焉以求可求處

是用智者也命之曰動而動凝神內照而人倫庶物脫畧而不理是自私者也命之曰靜而靜戒慎恐懼無繁簡無內外無須臾之離是去智與私而太公順應者也命之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　吾儕工夫正坐見性未透故分動分靜分有分無不是聖門正脉仰觀於天確然常運矣俯察於川隤然常流矣內省於良知昭然常虛常靈矣日入虞淵未嘗不照水瀦深潭未嘗不流心遇穵寂未嘗不知故慎獨之學通乎晝

夜獨知不慎迷謬天則更何以言學乎　子思子費隱之道正發明博文約禮脈絡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散於事而萬殊故曰博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根於心而一本故曰約五常百行酬酢變化宜於口而成章措於身而成行書於冊而成訓三千三百罔不周徧是文也命之曰費就主宰是就綱維是即之而無所措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超然聲臭莫可窮詰是禮也命之曰隱無費是常發隱是常未發吾儕果能

知費而隱隱而費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日
用云爲視聽言動一　於天則而不可須臾離也
斯可以語欲能不能矣帝規帝矩無方無體而
不可以言象求也斯可以語欲從末由矣先師
之訓曰有而未嘗有是眞有也無而未嘗無是
眞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眞見也學者見有矣未
嘗見眞有見無矣未嘗見眞無故見見矣未嘗
見眞見將鑿竅穿坏道術必爲天下裂　古者
自小子至於成人初無二教故曰蒙以養正聖

功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初無二學故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後世岐小學大學爲二而謂帝王經綸之業與帛布章句異嗚呼聖人之教天下也將望其爲經綸乎將望其爲章句乎古今學術之同異孰是可以稽矣古者灑掃應對進退顛沛參前倚衡無往非格物之功故求諸吾身而自足後世鑽研於書策摹擬於事爲考索於鳥獸草木以一物不知爲恥故求諸萬物而愈不足求諸吾身而足者孰規矩以出方圓也求

諸萬物而愈不足者揣方圓以測規矩也絜矩以平天下天下之大道也而其目曰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千變萬化只在自家好惡上理會嗚呼脩己以敬可以安百姓戒慎恐懼可以位育擴充四端可以保四海夫非守約博施之要乎

天下之平亦大矣而不出於絜矩矩也者天然自有之中而千方萬圓率由以出者也聖門之學以不踰矩爲極功然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皆所以求不踰矩也故曰下學而

上達達之爲義炯然精明行著習察者也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摹方效圓而昧于規矩盖知炯然之學者鮮矣莫我知之嘆傷夫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也　同志集於清原東郭子曰凡我同志相與無忘於師訓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能致其良知或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誠意之功也致知格物將無關歟曰好惡之明覺謂之知好惡之所在謂之物誠意致知格物卽是同時卽是一事曰正心脩身其將二事乎曰有

所忿懥好樂親愛賤惡而辟者是誠意之功夫
盡也故格致誠正脩即是一時即是一事曰齊
家治國平天下甚將二事乎曰親愛賤惡必有
所接之人是人也非父兄妻孥則鄰里鄉黨也
非鄰里鄉黨則四海九州之交也故脩己以安
百姓即是一時即是一事曰夫非有位者之事
乎曰大學之教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
脩身為本未嘗分有位無位也絜矩之道所以
平天下也而其目曰上下前後左右天子庶人

共之　問道器之別曰聖門提出見分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盈天地皆形色也就其不可覩不可聞超然聲臭處指爲道就其可覩可聞體物不遺處指爲器非二物也今人却以無形爲道有形爲器便是裂了宗旨喜怒哀樂即形色也就其未發渾然不可覩聞指爲中就其發而中節粲然可覩聞指爲和今人却以無喜怒哀樂爲中有喜怒哀樂爲和何得合一人若無喜怒哀樂則無情除非[illegible]

厭　避暑武功發明牛山之木章云此是孟子示人改過之方繼詰問誰爲斧斤牛羊諸生有以聲色貨利對者先生曰此此公劉大王與王之具而可咎耶有以妻子貨財對者先生曰操井臼承宗祀此助吾孝養之資者而可咎耶諸兄以牛羊斧斤其咎在已先生欣然曰我不爲斧斤誰爲斧斤我不爲牛羊誰爲牛羊知其由已而後自成自道自暴自棄更無躲避處　古今人不相遠繫于學術不繫于氣禀忠信與聖人

屬以言乎氣稟也好學與聖人異以言乎學術也聖人之學術非於忠信有所加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至于慥慥相顧能不失其天命之性而已矣　學者所患在志向弗專不在才力弗足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耳目非無聰明也二用之則其才必眩入悅仁義出而有紛華之誘焉是兩聽兩視之類也語曰賁育之孤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賁育之視童子懸矣而孤疑反不逮焉其果出志耶由才耶　從良知精

[illegible]行則文武之好勇公劉大王之好貨色[illegible]
乃天理若雜之以私欲則桓文之救魯救衛[illegible]
更安夏皆是人欲先師所謂須從根本求生死
莫向支流論濁清喫緊爲人正在於此　原泉
混混不舍晝夜以放乎四海性之本體也有所
壅蔽則决而排之禹之所以治水也决排之功
夫豈不勞然性去其壅塞而導之未嘗以人力加
損故曰行其所無事若忿慾之壅塞不加懲窒而
曰本體原自流行是不决不排望放於海也

苟認定懲窒爲治性之功而不察流行之體原不可以人力加損則亦非行所無事之旨矣蠡測日文成倡道於晦翁之後有揭掀旋轉之功人之耳目積習難移故傳習録中語帶方便向上一機偶拈示於天泉橋上而未盡托出時節使之然也文成之教大行江右而江右諸賢識得此意於良知之微雖自妙契至開示人處則多就昭昭靈靈知是知非一竅以爲提撕使人有所依據可漸通其微若自所踐履又皆翛然

不滓爲世儀表蓋其善發師門之蘊也如此至
訓而後之人猶有掠虛影者謂良知淪於空寂
少卻躬行執一隅者謂良知已屬後天未是本
體卒亦如之何哉

歐陽德

歐陽德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王文成公
弟子弱冠舉於鄉時有遠志以聖人必可爲聞
文成論學卽慕悅之走虔臺上書師事焉研窮
剖析至忘寢食不赴春試者再嘉靖二年舉進

士知六安州適歲侵捐俸倡賑隨所在設粥活數萬人擢刑部員外郎改翰林編修尋擢南京國子司業日進諸生誨以治心脩身之學遷南尚寶太常少卿鴻臚卿丁外艱與鄒文莊守益聶貞襄豹羅文恭洪先諸公聚講於青原梅陂之上及門之士益進以薦起晉南太常卿 召入掌國子祭酒事尋擢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教庶吉士謂庶吉士號爲儲相不宜道工文詞而已也時聚一堂新鄭[illegible]

政究極聖門明體適用之實際丁內艱服闋
召拜禮部尚書踰月遂　召入直與聞大政時
眷倚方隆士大夫咸仰望旦夕且陟台衡而疾
遽不起年五十有九謚文莊初文成得南野大
見期許凡語來學者必曰先與崇一論之南野
始學近空寂而從政疑於思索乃以書質文成
文成答以自私用智喪失良知之語南野遂悟
良知眞體明覺自然隨感而應燦乎條理自周
於天地民物不見有動靜寂感內外之殊是以

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由是沛然不疑躬行益篤不遺日履而上達淵微其教人一以良知為宗語云良知二字就人命根上指出本體工夫盡是切實著明謂之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則本體自然一毫人力不與焉者學者循其自然之本體而無所加損然後為能致其良知大學言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自慊而已曷嘗致纖毫之力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原無艱難蹊徑此誠意之旨也　孟子良知徵諸孩提

言赤子之心也吾人爲嬰孩子時意慮天作[illegible]
未染愛敬中出是非内照不由學問匪涉思[illegible]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博學學此力行行此
問此辨此思此得此聖功也而或意必固助功
利識欲離眞起僞日迷以遠憑其意必不淨之
體輔以聞見思索之知展轉混惑各安其習語
上達者論虛語實踐者逐物雖復邁往篤切要
爲假借近似歸於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今人
眞見良知者或寡矣　是非之心自一念之是

非以至於庶務之是非古今萬變之是非無不能知然非必周知庶務通達萬變而後謂之良知若通達萬變而後謂之良知則赤子焉得而有之也猶之明能察色非必盡察天下之色而後謂之明聰能聽聲非必盡聽天下之聲而後謂之聰此聰明自赤子時已有離婁師曠不失其赤子之聰明者也是非之心自赤子時已有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是非者也所疑大人與赤子之心果若是同乎試觀離婁師曠之聰明

與其爲赤子時同與其不同則可知矣知離盡矣
聰不能有加於其赤子之時之聰明能勿失焉
耳矣則知大人不能有加於其赤子之時之心
能勿失焉耳矣勿失之功先儒所論種種色色
皆是惟其不知以赤子之心爲主故支離決裂
泛濫無實苟知以赤子之心爲主則皆所以不
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或謂近時學者往往言
良知本體流行無所用力遂至有認氣習爲本
性者須有以救之不若說致知功夫不生弊端

鄙意則謂今之認氣質爲本性者正由不知良知之本體不知良知之本體則致知之功未有靠實可據者故欲救其弊須是直指良知本體之自然流行而無所用力者使人知所以循之然後爲能實用其力實致其知不然却恐其以良知爲所至之域以致知爲所入之途未免岐而二之不得入門內也　孺子入井之惻隱嘑蹴之食之羞惡達於面目之泚觳觫之牛之戚戚發明良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最爲親切後

世之學正坐信此不及乃自生枝節自作艱難以成其意見不思吾身動靜語默行止久速視聽食息知識思慮莫非良知之所為而一毫之人力無所與焉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人惟不能循其良知而作好作惡用智自私是以動靜語默之間皆失其則故曰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故君子之學循其良知而不自私用智以鑿其天命焉耳矣

良知心之本體也孟子知愛知敬知是知非亦是端倪舍此固無

以為良知而即此亦未足以盡良知　良知不由聞見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猶聰明不由視聽而有而視聽莫非聰明之用心齋傳習師訓必不至專以天德為知而惡聞見專以天德為知而惡聞見是以聰明為聰明而惡視聽矣謂天資高者可無聞見而其次則不可無聞見是耳聽目明者可無視聽而其次則不可無視聽矣夫孩提知愛敬乞人知恥嘑蹴皆不由學慮而自知豈皆天資高者耶伏羲至聖然仰

觀俯察遠求近取豈無聞見而能類萬物之情乎　若認意念上知識爲良知正未見其所謂不學不慮不係於人者然非情無以見性非知識意念亦無以見良知周子謂誠無爲神發知知神之爲知方知得致知知誠之無爲方知得誠意如此即知未發之中矣格物二字先師以爲致知之實蓋性無體以知爲體知無實事物乃其實地離事物則無知可致亦無所用其致之之功猶之曰形色乃天性之實無形色則無

性可盡惟踐形然後可以盡性云爾大抵會得時道器隱顯有無本末一致會未得則滯有淪虛皆足為病　夫喜怒哀樂本無未發之時即思慮不生安閑恬靜虛融澹泊亦有名可名名之曰樂故未發非時也言乎知之體也喜怒哀樂之發知之用也即喜怒哀樂之發而有未發者在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傳習錄中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已發在未發之中不可以動靜分者也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言

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此之謂也或謂定體烱然在中寂然不動而萬化攸基是涵養所得此却是專主靜養體得未發氣象烱然在中恐未可遽謂之中到得動靜無心內外兩忘不見有烱然之體則眞烱然矣允執厥中矣　夫良知者常寂常感常應常廓然未能寂然則其感必不通未能廓然太公則其應必不順故致知之功致其常寂之感非離感以求寂也致其太公之應非無所應以爲廓然也蓋即喜怒哀樂

而求其未發之中念念必有事焉而莫非行其所無事時時見在刻刻完滿非有未發已前未臨事底一段境界一種工夫免得臨事揣摩入於義襲者也　良知一而已矣知不能斯知學知不知斯知問知不得斯知思知不明斯知辨學問思辨皆知之用也　良知者性之昭昭靈覺者也天下無性外之事無性外之學凡百慮殊途無有出於良知之外者學問思辨皆所以致良知然而知學問思辨者即良知也良知者

學問思辨之本體學問思辨者良知之功用學問思辨之功雖至於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無非循其本體之功用亦無非用功於本體非有二也然人各有見則亦有不可不察者孔子言敬以直內而程子云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夫敬以直內與以敬直內相去豈遠哉而其相反乃如此故用功於本體與用力以求本體亦微有毫釐之異所以必曰致良知者貴有辨也夫物來順應無所用智者事事順其良知以應之

而不用其私智良知之所是則爲之良知之所非則去之良知之所不能則學之良知之所疑則問辨之是謂廓然大公之學不待裨補增加之也裨補增加則未免於用智安排非良知本體功用之全矣　世情遮迷猶易警發意識襯貼卒難破除諸友精微淺深稍有不同然不免落此二病爲其不徹悟良知則一而已良知不得徹悟縱有格致功夫終是影響　近日朋輩中往往以意念知識爲良知意念知識所謂幾

善惡者也良知所謂誠無爲者也無善無惡而知善知惡故良知雖不離於意念知識而不可即以意念知識爲良知　吾人良知非但不沾惡習雖善亦未有著處　綿綿密密平平坦坦不着纖毫氣力是真實着力者矣夫一念不起則正念常存萬緣皆空則萬事皆實此正廓然太公物來順應之學良知之本體也　君子之於天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視吾良知之所不容已者耳故通國譽之而不喜舉世非之而不

顧蓋痛癢固自有在而吾之所以自搔自摩安得人人而喻之　今世學不明於天下人人以爲閒談異論苟有志於此者雖其所見所言未必盡同但能於心上用功終當一致譬之泛江河淮濟者苟沿流不止終歸於海蓋海本無外水無異歸也　或問應酬過多亂自厭煩既覺不免降心順俗愈覺不靜是豈有意求靜故厭應酬之多厭之而不能去故降心以應而靜意未嘗忘也故愈覺不靜周子云無欲故靜今有

意求靜欲也厭煩又欲也勉強順俗又欲也心惡得而靜哉　近時士大夫雖名爲有志於學者未免藏頭改面不肯直下承當其稱名借號以爲但當潛脩默進不必立此名色不知裡許盡是媚世趨避私意果何所脩而亦何所進也故僕嘗謂爲小人而有忌憚則不能爲眞小人爲君子而有忌憚則不能爲眞君子　自見已過痛自刻責是致良知切實工夫如睡者欲醒服自不容不睜抉病者欲行足自不容不撑拄

既自不容不如此則勉强亦即是自然若只以不費力為自然卻恐流入恣情縱肆去也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何嘗不用力然皆良知自覺自循作用何嘗於本體上添得些子又何嘗不自然令人不知良知則自然亦正是安排耳　戒慎恐懼亦即是不憂不懼　格致誠正即是養孟子言養氣亦只在慊於心上用功慊於心即是致良知後世所謂養卻只守得箇虛靜習得箇從容與聖賢作用處天地懸隔　夫存心猶

之乎養生讀書猶之乎飲食也養生飲食果可
二乎果有先後內外乎飲食以養生或失其道
毋寧友以喪生乎此不可不察也　或以懲忿
窒慾爲聖門第二義之語爲非某竊以爲存乎
其人耳學誠得第一義則懲忿窒慾皆第一義
也苟落第二義則雖無思無爲猶不免爲第二
義耳　先師云致知存乎心悟某以爲了此即
轉脟可了不了即是拖泥帶水縱饒勤勤懇懇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亦終未有了期　萬事出

於知故曰皆備於我知也者神也神無方無體其在人為視聽為言動為喜怒哀樂其在天地萬物則發育峻極者即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鳶之飛魚之躍以至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生化化者即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故人之喜怒哀樂視聽言動與天地萬物周流貫徹作則俱作息則俱息而無彼此之間神無方體故也故格吾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物者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神無方體故也或謂物非止視聽言動喜怒哀樂夫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天下歸仁喜怒哀樂中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視聽喜怒之外更有何物蓋古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於神通天地萬物而爲言後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於形對天地萬物而爲言通則一對則二不可不察也

尋常談說道理非不了了至於當機對境猶未免一轉兩折不得覿體真實豈非見解一路作障礙也哉　自古聖賢反復闡明無非此事

然自實體實功觀之雖聖賢之言猶爲影響正欲使人因影求形緣響知聲耳若復就影響而追逐尋伺則其去形聲愈遠矣　近日知學者頗多但未見有志向精專若所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然者種種世緣割舍不斷假饒玄覽超見終成虛想大學言知止止者心之本體亦即是工夫苟非一切止息何由得定靜安慮俱將見前酬應百慮認作天機活潑何啻千里　學者無精一志向未免以意氣爲發憤以談說

問辨以億度為思慮以把捉為躬行與眞志作用尚隔一層　學無巧法惟是此心眞實卽無復可言苟此心不實則亦無復可言　不從軀殼起念雖富貴功名何者非道從軀殼起念雖道德仁義何者非私　大學言身心意知物一是都是一錯都錯所言格致誠正修一了都了一不了都不了　日與諸友求歸根復命之實細細尋求只是聲色貨利斬截不斷所以放舍生產作業不下自生纏繞自作障礙種種談仁

說義只成戲論始知前輩所謂在身忘身在家忘家者方是格物致知然非有眞志眞功不容以虛見虛說湊合此語也　人心赤子之初本自澄靜無欲後來染習種種多欲夫種種欲之種種克之是自纏自縛逐旋自解必無盡脫之理要得脫盡不如無縛　象山先生分别學者之病有二種一是情欲一是意見吾儕以情欲未了之心而又文之以意見則二病兼受之矣然意見作障亦只是情欲未了　古之責[illegible]

隱惡而揚善故與人同歸於善今之責善者是已而非人故與人皆陷於惡　虞人不當虞人性之無常但當虞我不能處無常之性不能處無常之性則吾性亦無常能處無常之性則其人亦有常矣　此心此知萬古所同殊途百慮莫非一致學者誠不失其良心則雖種種異說紛紛緒言譬之吳楚閩粵方言各出而所同者義苟失其良心則雖字字句句無二無別於古聖猶之孩童玩戲粧飾老態語笑步趨色色近

似而去之則遠矣慈湖論學往往指出本體使人於此實落用功積累深厚乃能有得與近世或忽其易或疑其徑者正自不同　今人徒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為佛學之獨見超悟而不知吾儒之學正直指人心者也夫惟致知在於格物明德在於親民不若佛氏之空虛滌蕩遺棄人倫焉耳　儒佛異同之辨不必急急於此而彼之言說近吾儒者亦不必故加排斥以求異要在念念不欺良知自强不息到得精義入

神則千古是非只在目前毫釐彷彿如見黑白
矣不然流入意見想像絲毫無自得也治心病如
治身病紛紛衆言莫非方藥惟對病求方苦口
服藥則邇言俚語無不爲益况其近道者乎方
非對治藥不猛進則聖人經訓徒長意識况其
不出於聖人者乎所謂時時內照惺惺不昧果
能如此喜如此怒如此哀樂如此目於色耳於
聲口鼻四肢於臭味安逸莫不如此則五賊不
能爲盜七鄗不能爲翳莫非吾良知之用矣

吾輩今日之學直當如世上未有言語文字自
已未有許多知識見聞從潔淨心地上專精畢
力由本達枝自有根心生色不言而喻之盛則
凡言語文字莫非實理知識聞見莫非實得不
然恐未免沾泥帶水也　近得與龍谿同宿數
時頗覺積習之非大抵此心未到瑩精純便
起種種作用言說認爲真機活潑不知裡許盡
是安排布置種種作用皆爲粉飾種種言說皆
爲戲論今須直下了徹始有進步處也龍谿道

是學問透徹直是善爆假人相與切磋直是心心相契更無許多逢迎遷就門面揩數誠吾輩所不及

與季彭山書云尊意慮今之為學者淪於空寂甚感惠也夫良知常寂常感無為而無不為淪空執有要皆失真慮之誠是也第未知執事盖常淪於泱漭虛蕩識其病而亟反之故為是誠耶抑亦逆料其必至於是而預誡之也今之學士僕未見其盡除情欲之累而入於空寂者也若其誕蕩不羈則是志未篤切縱恣

自是恐未可以此爲淪虛之似至於執有而不
化者則居然可見矣執事其何以救之

薛侃

薛侃字尚謙號中離廣東人陽明弟子舉正德
丁丑進士官行人司正年十六聞講中庸遂志
聖賢之學已而受業陽明戢復拈篤嘉靖改元
上方敬衞室虛懷盡下中離挈第一義投匭
上封事有若蜀公朱紫陽之遂處然而驟矣卒
爲貴幸傾構　詔下廷訊備極慘毒中離從容

應對之死不回　上察無他釋編氓以歸南過會稽見陽明陽明曰當是時吾子如何中離曰侃惟一良知而已烱然無物也陽明首肯之由是退處中離山中二十年一意講學學邃養純語門人曰欲致良知者其研幾矣乎於是門人曰記所聞共十爲錄命曰研幾　語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何是聞道由知德者鮮矣如何是知德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見大意於此省悟一分是入頭學問省悟十分是到頭學問

卻去閑理會何益　文王於庶獄庶慎罔敢知知者何事孩提不學而知知從何來此可以見聖學矣　人有數金遺失求之戚戚日且忘飡夜且忘寐人亦爲之嗟惜乃至無價明珠通天至寶遺之而弗顧何也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是忘軀求道之意後人不省指爲伏節死義之事則疏矣治亂興亡是豈人人所遭者哉惟其重生則有欲舍生則無欲重生是養口體者也滅仁取義是養大體者也　道本家常茶飯無

甚奇異好奇趨異反失之故賢智過求愚不
不知求此道所以不明不行也聖人揭箇人莫
不飲食鮮能知味正是平平淡淡日用常事然
能常知則心常在常明久而純卽與天地合德
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皆自目前精
去非別有神通可歆慕者世人好恠忽近就遠
舍易求難故君子之道鮮矣　孟子只說是心
足以王克之足以保四海不失赤子之心此之
謂失其本心此乃天地易簡之理古今傳受之

要加一些是世儒減一些是異學　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禮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此至德之精道之妙也二氏播弄千般雖虛而無虛玄之又玄不過是也　後儒謂釋空老無爲異非也二氏之蔽在遺倫不在虛無著空淪無二氏且以爲非以是罪之故弗

服也聖人亦曰虛明曰以虛受人亦曰無極
無聲無臭雖至玄至微不外彝倫日用卽聖學也
安可以虛無二字歸之二氏以是歸之二氏則
必落形器守方隅泥文義此聖學之所以不明
也　要知此理人人可爲資質無有不可者但
不肯耳精力無不足者只有濡耳本體無有不
見在者只自蔽耳於此覷破信及直可一立便
起一得永得　高明博厚悠遠吾心之體本如
是也有欲只昏下則淺狹則局促耳試於心平

氣和以忿生欲發之時觀之自可見心平氣和萬境皆春忿生欲發一物難容此能覆載與不能之驗也　問致中和如何位得天地育得萬物曰識得天地萬物便見位育曰天地萬物亦有不識乎曰人之所見已隔形氣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故每每有此疑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有形屬地無形屬天統言之曰天地分之曰萬物今除了山川土石何者為地除了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寒暑何者為天除了吾心之靈惡

知天地惡有萬物故天由心明地由心察物由心造五倫本乎一身庶徵應乎五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　直甫問虛無乃老釋之非先生謂吾儒亦然終未安曰虛者太虛也太虛原無一物是虛無也天下萬物萬事豈有能外太虛者乎生生化化皆從此出為人子能虛以事親則孝為人臣能虛以事君則忠若實之以慕少艾私妻子懷寵計

利則不能矣曰老釋之虛虛而虛吾儒之虛虛而實亦有辨曰如子之言是亦虛矣何謂不然且虛而虛虛而實之言亦未明須知離乎人倫物理而虛無者二氏之謬也不離人倫日用而虛無者吾儒之學也　問古聖曩出後來成僊成佛者多成聖者寡何也曰此在教與學異也五三之世執中建極教簡而學專故人人君子後世中極之義不明孔子申一貫之旨一以上非顏不聞一以下遂分兩截尚謂且學貫矣言

學一其支離不經亦甚矣學者見在繁難皆是
心不能離周程倡可學之要再傳復晦既不得
其門而入而辭章功利之習又從而薰爍之柰
何有成若佛以見性僊以超昇學之者直欲作
佛必求超昇件件放下其道雖偏其教簡徑其
學精專以此成就者衆令知其然盡洗世陋直
以易簡爲學以聖人爲歸然而不成未之有也
問聖愚一致始終本末同條共貫處何如曰
孔子無言之教至精者也百姓日用飲食至麤

者也然無言此虛明也日用飲食此虛明也故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食能知味行能知步瞬能知存息能知養為子知孝為臣知忠至於知化知天一也　儒學不明其障有五有文字之障有事業之障有聲華之障有格式之障有道義之障五障有一自蔽真體若至寶埋地誰知拾之間為異學竊柄誰復顧之曰五者皆理所有曷謂障曰惟其滯有故障　古今物障者易解理障者難解　良知自存自照渾無方

無涯限若着箇良知亦是障　或問聖可學

與曰可或問聖不可學與曰不可然則何自戾

乎曰學其可學斯可學已學其不可學斯不可

學已胡謂可曰求盡吾心而已矣胡謂不可曰

求全其才而已矣夫求盡吾心者懲吾忿窒吾

慾遷吾善改吾過窮吾之神知吾之化自有而

自爲之夫誰謂不能求諸易者也求全其才者

天有所短地有所長智有所不及神有所不通

九官弗兼其能堯舜其猶有病求諸難者也舍

難就易可謂善學也已　大游問治世以何爲緊要曰只有這件緊要世人事事緊要只爲這件不緊要曰法度亦莫可廢曰徒善徒法有明訓矣然善無定善以不爽本然爲善是法無定法以遂善成物爲法　王道即是天德即是眼前學問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一言盡矣自其廓然名曰天德自其順應名曰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是作意爲之非廓然順應者也無作無

偏是無意必將迎之私用舍舉措自得其宜此在性情用功豈人不能也不爲耳後世將王道比作天上事看講來做去務求高出反致著善著法與此相背如何做得三代時事　問理欲不明曰賊是人做的人是天生的未達曰自不欺心有甚欲不明自不違天有甚理不明　無染則本體自淨無著則應用自通故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只在夫焉有所倚一倚便不能

子思戒愼恐懼工夫聖人只道箇敬顔子非

禮勿視聽言動於乾卦只道箇閑禮經正目而視之無他見傾耳而聽之無他聞在成湯曰顧諟而已顧諟只是一照只是良知常在其功一也而照尤易曉一照體用爲一無內外無動靜無久近始學下手卅照也通乎晝夜知性知天此照也問顧諟何如緝熙曰顧諟亦即緝熙但顧諟照則明照上著力緝熙自明自照無二無息已得其本然者也故曰反觀內照曰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所向有物即爲物物縛所存有

善即爲善矣 不言而信信是何物不動而敬敬見何處吾心之本體即是誠即是忠信即是一此體常存便是主一 便是思誠學不明世儒只在可見可聞有思有爲上尋學舍之便昏憒無用力處 問讀書之法曰程子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栽培必先有根以根爲主既栽既培自有生生之意是讀書時優游諷詠得書之益不讀時體帖充養尤得書之益也今人讀書以書爲主心爲奴隸撤精務博反爲心害釋卷則

茫然爲均云羊皆非栽培之意也　學未知頭腦不是認賊作子便是指玉爲石　後儒紛紛理氣之辨爲理無不正而氣有不正不知以其條理謂之理以其運用謂之氣非可離而二也　文章性與天道乃形而上下之意非有彼此非有先後淺深也但未悟者見其文章而已悟了莫非性也莫非天也更無差別　以心安心即不安有心可安亦不安　客有問知識不足故其心未明者先生曰去其知識則明矣　子

更篤信聖人不如潑離開之求自信毋有說矣子之道不如顏子於言無不悅　問學須博求乃能有見曰見箇甚麼曰見道曰見道如見天或隔一紗或隔一紙或隔一壁或隔一垣明暗不同其蔽一也欲見須是闢開垣壁徹了紗紙便自見何須博求博求正為未闢未徹耳舍此而言博求是記醜而博者也非聖賢之學　問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曰未發謂中中節謂和一齊見在分析不得若以時地分得開便是體用

二源形影為二物蓋和非順適人意之謂不戾本體之謂也　過出無心聖賢不免後人看得太重反生文過遂非之惡曾子易簀古今稱美然易時是則用時非非過乎殛鯀為是則任鯀為非非過乎　或問學莫先義利之辨曰古之所謂義與利者不可見也不可聞也子之所謂義與利者可見耳可聞耳夫自可見可聞而辨之則其所是者似是也非天下之真是也其所非者似非也非天下之真非也是故捧撤而語

喜可見也孝不可見也故雖張孝之賢不能不失之毛義其迹鄙也一物釋西伯物可見也忠不可見也故雖商受之暴不能不轉移於閎夭其機微也是故見其可見聞其可聞則義可襲也過可文也聲音笑貌可以為於外也見所不見聞所不聞則莫見乎隱矣莫顯乎微矣誠之不可揜矣然則不可見不可聞者何也心體也可見可聞者何也事迹也心體是則事迹皆是矣心體非則事迹皆非矣故知堯然後知堯之

知舜然後知舜趨知孔非以周流知顔非以簞瓢也以步學堯非堯矣以趨學舜非舜矣以周流學孔非孔以簞瓢學顔非顔矣曰夫然則自見自聞耳奚以見聞於人乎曰欲見於人欲聞於人此義利之所以弗明也夫義罔常在利罔常行尊周非義乎以其爲巳則霸矣好貨非利乎以其同民則王矣故古之君子戒愼不覩恐懼不聞未嘗求見求聞也而卒無弗見無弗聞今之君子修邉幅避形迹守信果墜適莫將以

求見而卒無可見將以求聞而卒無可聞善乎先正之言曰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者利也此依心體與顧事迹之異也又曰有意於爲公皆私也公私義利之辨明則聖學其庶幾乎

或問陽明先生於侃曰其學類禪信有諸曰否禪之得罪聖人也有三省事則髡焉去欲則割愛焉厭世則遺倫焉三者禪有之而陽明亦有之乎曰弗有曰聖學之異於禪者亦有三焉以言乎靜無弗具也以言乎動無弗體也

以言乎用之天下無弗能也是故一本立焉五倫備焉此陽明有之而禪亦有之乎曰弗有然則曷疑其為禪也乎曰以廢書以背朱以涉虛也曰噫子誤矣不然以告者過也先生奚廢書乎昔者郭善甫見先生於南臺善甫嗜書者也先生戒之曰子姑靜坐善甫坐月餘無所事復告之曰子姑讀書善甫憝而過我曰吾滋惑矣始也教慶以廢書而靜坐終也教慶廢坐而讀書吾將奚適矣侃告之曰是可思而入矣書豈果

學乎孔子之謂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
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學果廢書乎孔子賛易
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可思而入
矣故言之弗一教之因材而篤也先生奚廢書
乎然則背朱則何居曰先生其遵之甚者爾豈
曰背之云乎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
乎夫今之樂非古之樂也而孟子以爲庶幾何
也彼其於樂孰無好好之而已聽之而已稱美
之而已好之弗甚者也若體其和推其意而得

乎樂之本則必放之乎聲容之外者矣先生於朱子亦若是焉爾惡在其爲背也乎且朱子遵程者也其爲本義多戾易傳孔子孟子述古者也其稱詩書多自爲說先生之於朱亦若是焉爾惡在其爲背也乎然則涉虛何謂也曰子以虛爲非乎以偏於虛而後爲非乎夫以虛爲非則在天爲太虛在人爲虛明又曰有主則虛曰君子以虛受人曰聖人虛之至也今子以虛爲禪而必以弗虛爲學則糟粕足以醉人之魂而

弗靈矣骨董足以廖人之柱而弗清矣藩籬[illegible]

式足以掣人之肘而弗神矣曰若然則儒釋[illegible]

辨曰僊釋之虛遺世離倫虛而虛者也聖賢之

虛不外彛倫日用虛而實者也故冲膜無朕而

日萬象森然是故靜無弗具也視之不見聽之

弗聞而曰體物不遺是故動無弗體也神無方

而易無體而曰通乎晝夜而知斯良知也致之

之極將靡弗存是故無方無體虛之至也至虛

而後不器不器而後無弗能